

吉藏《大乘玄論》之中道佛性所導向 的修行目的*

李明書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摘要

本文主要依據隋·吉藏的《大乘玄論》，探討吉藏對於「佛性」(*buddha-dhātu / enlightenment*)的解釋。吉藏論述佛性，乃至於貫穿整部《大乘玄論》的方法，就其著作而言，大致是以「中道」(*madhyama-pratipad; madhyamā pratipad / middle way or middle path*)作為論述佛性的方法；或可稱之為「不二中道」(Nondual Middle Way)，也就是將「不二」(*a-dvaya / non-duality*)與「中道」合併作為一組概念而言。藉此可以看出吉藏在消極面排除錯誤的道理，而在積極面帶出正確的見解。藉由吉藏論述佛性的方法，進而檢視吉藏以不二中道論述佛性所要帶出的目

* 收稿日期：2015.07.28，通過審查日期：2015.11.14。

本文已於 2015 年 6 月 27 日以〈以「不二中道」理解「佛性」的意義——以《大乘玄論·卷第三》為依據〉為題，發表於「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幾經參考會中討論的意見後，修正為現稿。筆者感謝會中熱烈的提問與建議，尤其講評人高柏園教授詳盡地評論，以及三位匿名審查人細心地審閱，指出若干有必要再加強之處，對於本文的修改助益頗多。

的，不僅只是如《大乘玄論》所謂的「破邪顯正」，而是在顯示正確的道理之後，得以幫助世人斷除煩惱，而達到解脫、涅槃的境界。

本文的論述架構，由如下五節串聯而成：第一節，「前言」，帶出本文的主題、文獻依據、研究背景、論述架構與預期研究成果；第二節，「學界研究成果的反思與開展」，藉由反思當前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之所以值得研究的理由，進而可以有所開展的方向；第三節，「以『不二中道』透顯『佛性』的意義」，從「不二中道」與「佛性」的界說入手，看出吉藏如何藉由不二中道的方法，呈現出佛性的意義；第四節，「以『不二中道』理解『佛性』所要導向的修行目的」，指出吉藏的論述，不僅止於理論上的建構，而是藉由論辯的形式，教導世人關於佛法修行的意義、方法與目的；第五節，「結論與展望」，收攝全文要點，並提出後續值得持續研究的方向。

關鍵詞：吉藏、中道、不二中道、佛性、《大乘玄論》

【目次】

- 一、前言
- 二、學界研究成果的反思與開展
- 三、以「不二中道」透顯「佛性」的意義
- 四、以「不二中道」理解「佛性」所要導向的修行目的
- 五、結論與展望

一、前言

隋·吉藏（549-623）一般被視為中國佛教三論宗的代表人物與集大成者，對於當時論師所探討的佛教概念與課題，進行詳盡地論述、反思與批判，而撰著《大乘玄論》¹。《大乘玄論》共分為五卷，依序分別探討「二諦」、「八不」、「佛性」、「二智」與「教迹」的意義。各課題中包含若干論題與議題，在當時廣泛討論，且就吉藏而言，當時論師的言論皆是由於誤解佛法而產生，於是吉藏造論以回應。²

本文主要依據吉藏的《大乘玄論》，探討吉藏對於「佛性」（*buddha-dhātu / enlightenment*）的解釋。就以「佛性」為題的卷第三來看，其中共分十門，依序為「大意門」、「明異釋門」、「尋經門」、「簡正因門」、「釋名門」、「本有始有門」、「內外有無門」、「見性門」、「會教門」與「料簡門」。³ 這十門從說明「佛性」大略的意思、由來開始，進而就著歷來曾出現過的不同解釋，逐一論陳、檢視這些解釋的優劣與問題，而提出較為合適的說法。次要的文獻依據，則參考吉藏於論中所引用的《大般涅槃經》、《妙法蓮華經》、《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經論對於佛性的論述，以及當前的學術研究成果，以看出吉藏探討佛性所涉及的議題與論述之方法。

吉藏論述佛性，乃至於貫穿整部《大乘玄論》的方法，就其著作而言，大致是以「中道」（*madhyama-pratipad; madhyamā pratipad / middle way or middle path*）作為論述佛性的方法。若就學界的研究成果與概念的解析而言，或可稱之為「不二中道」（*Nondual Middle Way*），也就是將「不二」（*a-dvaya / non-duality*）與「中道」合併作為一組概念而言。藉

¹ CBETA, T45, no. 1853, pp. 15a-77b。

² 關於三論宗或吉藏的背景，大部分的論文皆會略做介紹。就較為詳盡地交代其背景的著作而言，可參閱：藍日昌，〈論三論宗從學派到宗的歷程〉，頁85-133；廖明活，《嘉祥吉藏學說》；楊惠南，《吉藏》；李勇，《三論宗佛學思想研究》；董群，《中國三論宗通史》；悟實法師，《三論宗與中國佛學》。

³ CBETA, T45, no. 1853, pp. 35b-47c。

此可以看出吉藏在消極面排除錯誤的道理，而在積極面帶出正確的見解。藉由吉藏論述佛性的方法，進而檢視吉藏以不二中道論述佛性所要帶出的目的，不僅只是如《大乘玄論》卷第五所謂的「破邪顯正」⁴，而是在顯示正確的道理之後，得以幫助世人斷除煩惱，而達到解脫 (*vimokṣa* / liberation)、涅槃 (*nirvāṇa*) 的境界。

本文的論述架構，由如下五節串聯而成：第一節，「前言」，帶出本文的主題、文獻依據、研究背景、論述架構與預期研究成果；第二節「學界研究成果的反思與開展」，藉由反思當前的研究成果，提出本文之所以值得研究的理由，進而可以有所開展的方向；第三節「以『不二中道』透顯『佛性』的意義」，從「不二中道」與「佛性」的界說入手，看出吉藏如何藉由不二中道的方法，呈現出佛性的意義；第四節「以『不二中道』理解『佛性』所要導向的修行目的」，指出吉藏的論述，不僅止於理論上的建構，而是藉由論辯的形式，教導世人關於佛法修行的意義、方法與目的；第五節「結論與展望」，收攝全文要點，並提出後續值得持續研究的方向。

二、學界研究成果的反思與開展

關於吉藏的研究成果，從較早期的介紹其思想內容，以及在中國思想史或佛教史中的定位，逐漸轉變為深入地探究吉藏所論述的哲學課題，分

⁴ 《大乘玄論》卷 5：「大師讀此論，遍數不同，形勢非一。今略出十條：一者，有時明四論宗旨，釋中觀名題，解經論相資諦智傍正破申近遠，然後乃入論文，所以然者，欲明義有詮次，文參渙然，稟學門徒，尋求易曉。二者，在論初，直爾散說大意，仍進論文，此欲提綱振領，揚略要旨，裕其玄莫彰至其後發。三者，先盛解二諦，竟，即釋論文，明佛說二諦，以表正道；今論以二諦為宗推功有在也。四者，前明二智，後入論文，明佛以二智說教，菩薩今以權實顯正破邪，故須斷簡二智也。……〔吉藏〕答：『一往且折彼疑，則云不同不異。佛與菩薩，所以不同，同顯實相；所以不異，此是同異。不同不異，既得不同異，即得同異。佛菩薩具足不具足，勝劣故異，皆破邪顯正，故同也。……』」（CBETA, T45, no. 1853, pp. 68a-69a）

析其論述或論證的方法。這一節將藉由學界研究成果的反思，帶出本文之所以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提出以往未曾發現，或是不夠詳盡的部分，亦即《大乘玄論》所涉及的修行方面之意義。以下將二手文獻大致整理為兩個類別：

其一，著重於吉藏的生平，以其當時所處的背景、面對的環境，而探究吉藏之所以提出主張、與時人論辯的理由。例如：廖明活的《嘉祥吉藏學說》、楊惠南的《吉藏》、藍日昌的〈論三論宗從學派到宗的歷程〉⁵、李勇的《三論宗佛學思想研究》⁶、董群的《中國三論宗通史》，以及悟實法師的《三論宗與中國佛學》⁷等，皆對於吉藏的生平背景有著相當篇幅的介紹，藉由這樣的介紹，在思想史的脈絡中，定位吉藏在史上的價值與定位。

其二，以吉藏的著作，進行思想、架構、理論的分析，釐清、論述並詮釋吉藏所討論的佛教概念與課題，檢視其對於佛教思想的闡述，在道理、經典上的依據，以及與佛法的相應程度。以吉藏論述佛性為主題的研究成果，例如：楊惠南的〈吉藏的佛性論與心性說之研究〉⁸、三桐慈海

⁵ 藍日昌，〈論三論宗從學派到宗的歷程〉，頁 85-133。

⁶ 李勇的《三論宗佛學思想研究》雖以三論宗為主軸，然而，除了概略介紹三論宗的背景之外，主要乃是著重於吉藏的淵源與思想。

⁷ 悟實法師的《三論宗與中國佛學》在〈從《大乘玄論》看吉藏對佛性義的主張〉一節，對於《大乘玄論》卷 3 有相當詳盡的解釋，尤其是吉藏逐一破斥當時十一家佛性主張，書中對於每一家學說，以及吉藏的批判，解釋得相當清楚，或許相當值得參考，參閱頁 213-252。一般的著作，大致僅解釋吉藏將這十一家分成三類——以「眾生」、「心」、「理」為「正因（佛性）」，而採取三種或三個步驟的批判方法——「有無破」、「三時破」、「即離破」。然而，此書卻在說明「有無破」、「三時破」與「即離破」的部分，與楊惠南的〈吉藏的佛性論與心性說之研究〉一文有相當雷同的論述，甚至文字的使用、語句的形式、道理的內容，皆十分相近，在參考時可能需要特別留意。參閱：悟實法師，《三論宗與中國佛學》，頁 237-240；楊惠南，〈吉藏的佛性論與心性說之研究〉，頁 263-264。

⁸ 楊惠南，〈吉藏的佛性論與心性說之研究〉，頁 257-281。

的〈吉藏の佛性義〉⁹、朴成文的《吉藏的中道佛性思想方法之研究》、王志楣的〈智顛與吉藏佛性論之思維方式比較——以「佛不斷性惡」與「中道佛性」為探析焦點〉¹⁰、陳世賢的〈吉藏對三論學之轉化——以吉藏之佛性思想為中心〉¹¹，以及林悟石的〈佛性說的中國化問題——吉藏到法融的無情有性說之轉向〉¹²等。除此之外，尚有涉及吉藏其它的學說、主張，或學者為其建構的理論，雖與本文並非直接相關，但可看出關於吉藏的研究，仍不斷進行著，並且藉由不同的研究進路，可以挖掘出以往未曾發現的課題。¹³

不論是介紹吉藏生平，或專論吉藏思想的研究，大致都會提及一個觀念，就是雖然吉藏僅在論佛性一卷，直接指出以中道論述或看待佛性的觀點（「中道佛性」），然而，不僅於此，吉藏論述二諦、八不、二智等課題，也都是用不二中道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推敲、論證出這些課題的意義。以李明書的〈吉藏的二智觀探究——以《大乘玄論·卷第四》為主要依據〉為例，此文依據《大乘玄論》卷第四探究吉藏的二智觀，即發現吉藏的論理或思維方法，是以「不二中道」的形式，回應當時論師的各種學說；亦即不以建立理論為主，而是就著各種學說的問題，逐一檢討、反思、批判，甚至可說是論破時人的理論。此文即認為，這或許是吉藏在論

⁹ 三桐慈海，〈吉藏の佛性義〉，頁 1-13。

¹⁰ 王志楣，〈智顛與吉藏佛性論之思維方式比較——以「佛不斷性惡」與「中道佛性」為探析焦點〉，頁 34-47。

¹¹ 陳世賢，〈吉藏對三論學之轉化——以吉藏之佛性思想為中心〉，頁 59-84。

¹² 林悟石，〈佛性說的中國化問題——吉藏到法融的無情有性說之轉向〉，頁 61-117。

¹³ 相關的著作，可參閱：奧野光賢，〈吉藏と草木成仏説〉，頁 11-32；陳世賢，〈吉藏對說一切有部學說之評破〉，頁 67-107；中嶋隆藏，〈吉藏教學に於ける「觀心」について〉，頁 193-210；林明莉，《南北朝佛性思想研究》；陳平坤，《僧肇與吉藏的實相哲學》；李明書，〈吉藏的二智觀探究——以《大乘玄論·卷第四》為主要依據〉，頁 258-268；余淑芳，〈吉藏語言觀之研究——以《大乘玄論》、《中觀論疏》文本為中心之探討〉。

述時，所採取的一貫策略。以如此的策略，所要達到的目標，即在於藉由二智而斷除根本煩惱。¹⁴

林悟石的〈佛性說的中國化問題——吉藏到法融的無情有性說之轉向〉一文，將吉藏視為開啟牛頭禪一脈具有實踐意義的重要人物。這份研究成果認為，吉藏的「中道佛性」亦為「中道即是佛性」的哲學主張，具有知識論與本體論的意義，間接影響隋·法融（594-657）所提出的「無念、無心」之修行範式。¹⁵ 這樣的主張，指出吉藏的學說，或多或少帶有實踐、修行的觀念，才不至於到了後世憑空產生關於實踐的理論，卻遍尋不得其由來。反思如此的研究成果，訴諸吉藏的著作可以發現，不僅論佛性的部分，其它各卷與著作也不乏在修行方面的教導，這也是本文所要提出的要點，就是吉藏的論述方法與課題，皆不僅止於理論的建構，並且帶有實踐上的意義，在佛法的基礎上，提供世人解脫、修行的方法與方向。

藉由反思當前的研究概況可以得知，關於吉藏的思想背景、淵源，在思想史與佛教史的定位已經有相當豐富的成果；深入探究吉藏的理論及其論述方法的研究，也已有專門的論述。在這樣的研究成果之上，從佛法重視修行的角度切入，吉藏在修行方面的論述，將是值得開發的課題。以下即從吉藏以不二中道論述佛性的方法入手，進而看出如何藉由這樣的論述，導向修行的目的。

三、以「不二中道」透顯「佛性」的意義

在解明吉藏如何以「不二中道」透顯「佛性」的意義之前，或可先界說並釐清「不二中道」與「佛性」的概念，盡可能清楚地呈現吉藏所使用的概念之意義。界說的程序，從語詞較為基礎的意義入手，再對照吉藏的論述。之所以如此進行的理由，在於《大乘玄論》中，並未直接說明不二中道的意義，有時是舉例說明，有時則直接以此形式進行論述，而不二中

¹⁴ 參李明書，〈吉藏的二智觀探究——以《大乘玄論·卷第四》為主要依據〉，頁 265-267。

¹⁵ 參林悟石，〈佛性說的中國化問題——吉藏到法融的無情有性說之轉向〉，頁 95-101。

道在佛法中是相當重要的概念，對於打通觀念、論辯命題，皆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從較為基礎的意義入手，有助於看清其所舉的例子，以及論述形式所涉及的内容。

「不二」，意指無所謂「二」，亦即否定「二」，或不存在「二」。「二」，初步的意思，可指兩個相對的概念、語詞、實體，乃至於任何相對的對象；進而衍伸出多個相對的項目，甚至一切不可鬆動的分別。「不二」的意義，指的是否定任何二分的對立，乃至於否定一切相對的項目，以及一切的分別。「中道」，字面的意思，意指中間的道路。所謂的中間，指不依靠在任何端點上，而之所以能夠行走於中間，即表示過程中不被周遭的任何事物所吸引，產生攀緣、黏著、偏離的情形。這樣的道路，意味著不因任何原因而短暫停留，處於任何靜態、固定的位置，停滯於其中，而是不斷地往前行走、向上提升，才能不因任何情況而靜止不動。將「不二」與「中道」做為一組概念來看，中道的意義，往往藉由不二的形式以呈現出來。就此而論，或可將「不二」視為在消極面，排除任何相對的項目；「中道」則是在積極面，開拓出佛法修行的道路與目標。¹⁶

就「佛性」的意義而言，基礎的意義，是「佛」（*buddha*）與「性」（*dhātu*）的結合。梵文的 *buddha*，意指覺悟；*dhātu*，則意指界、領域，引申有根本的意義。結合兩者的意義，「佛性」或可譯為覺悟的根本，或根本的覺性。在吉藏的文本中，並未直接申說佛性的意義，有時是採取不二中道的方式逐步呈顯佛性的意義，有時則是就著所要討論的對象，而採用佛性的某種意義，或是將佛性等同於其他的概念。這或許隱含著吉藏認為佛性的意義，不可被固定的語詞所把握。¹⁷ 因此，與其探討吉藏所認為的佛性是什麼意義，或可著重於吉藏如何論述、理解佛性的意義。

¹⁶ 關於「不二中道」在語意上的界說與釐清，可參蔡耀明，〈「不二中道」學說相關導航概念的詮釋進路——以佛法解開生命世界的全面實相在思惟的導引為詮釋線索〉，頁 124-127。

¹⁷ 吉藏於《大乘玄論》卷 3 論佛性的異名如下：「若依名釋義，非無所以。何者？平等大道，為諸眾生覺悟之性，名為『佛性』；義隱生死，名『如來藏』；融諸識性，究竟清淨，名為『自性清淨心』；為諸法體性，名為『法性』；妙實不二，故名『真如』；盡原之實，故名『實際』；理絕動、

上述較為明確地說明不二中道與佛性的意義，就可以看出《大乘玄論》卷第三整卷論述佛性的形式，自其指出當時的十一家論（正因）佛性者，¹⁸ 進而將這十一家分成三類，¹⁹ 再將這三類以三種或三個步驟逐一破斥。²⁰ 所採取的方法，都是不斷否定、排除任何可能造成相對、固定的項目，相對、固定的項目即是認定佛性為實有、實體，而另有非佛性之實有、實體與佛性相對；進而顯示出所要解決的生命問題，是從生命的煩惱中解脫，帶出修行的方法與道路。卷第三的「尋經」一節，吉藏引用《大般涅槃經》，說明如此的道理，如下文所示：

1. 復云：「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對此為言，亦應

靜，名為『三昧』；理無所知，無所不知，名為『般若』；善惡平等，妙運不二，名為『一乘』；理用圓寂，名為『涅槃』。如此諸義，如喻似何譬？如虛空，不動、無礙，有種種名；雖有諸名，實無二相。以是故云，名字雖異，理實無二也。」（CBETA, T45, no. 1853, pp. 41c-42a）

- ¹⁸ 這十一家分別為：1. 以「眾生」為正因佛性；2. 以「六法」為正因佛性；3. 以「心」為正因佛性；4. 以「冥傳不朽」為正因佛性；5. 以「避苦求樂」為正因佛性；6. 以「真神」為正因佛性；7. 以「阿梨耶識自性清淨心」為正因佛性；8. 以「當果」為正因佛性；9. 以「得佛之理」為正因佛性；10. 以「真諦」為正因佛性；11. 以「第一義空」為正因佛性。（CBETA, T45, no. 1853, p. 35b-c）對於這十一家較為詳盡的解釋與討論，可參閱悟實法師，《三論宗與中國佛學》，頁 218-228。
- ¹⁹ 吉藏以這十一家的 1、2 家為一類；3、4、5、6、7 家為一類；8、9、10、11 家為一類。（參 CBETA, T45, no. 1853, pp. 35c-36a）楊惠南將這三類定名為「假實說」、「心識說」與「指境派」。（參〈吉藏的佛性論與心性說之研究〉，頁 259-262）悟實法師則稱為「假實說」、「心識說」與「境理說」。（參《三論宗與中國佛學》，頁 228-231）
- ²⁰ 這三種，或稱之為三個步驟的破斥方法，分別為「有無破」、「三時破」與「即離破」。（CBETA, T45, no. 1853, p. 36c）

云：「所言『智』者，不見智與不智。」²¹ 即「不見空」除空，「不見不空」除不空；「除智」又「除不智」，遠離二邊，名「聖中道」。

2. 又言：「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²² 此豈非以「中道」為佛性耶？是以「除不空」則離常邊。又，「除於空」，即離斷邊。不見「智」與「不智」，義亦如是。故以中道為佛性。是以文云：「佛性者，即是三菩提中道種子也。」²³

3. 是故今明：「第一義空，名為佛性。」不見空與不空，不見智與不智，無常、無斷，名為中道；只以此為中道佛性也。若以此足前十一師，則成第十二解……。²⁴

這一段引文是在吉藏破斥了前十一家的說法之後，而提出以「中道」做為「佛性」的解釋，或可直接說中道即是佛性的意義。²⁵ 就中道即是佛性的意義而言，在此運用了不二中道的論述手法，逐步地遍顯出佛性的意義。試將這段原文的論理程序，整理為如下三個要點：

21 語出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常與無常、苦之與樂、我與無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CBETA, T12, no. 374, p. 523b）

22 同上註：「眾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常見，二者、斷見。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CBETA, T12, no. 374, p. 523c）

23 同上註：「佛性者，即是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種子。」（CBETA, T12, no. 374, p. 523c）

24 CBETA, T45, no. 1853, p. 37b。（標號為筆者所加）

25 林悟石將「中道佛性」解讀為「中道即是佛性」，但並未詳細論陳何以能夠如此解釋。就字面的意義，不論是「以中道為佛性」或「中道佛性」之語，這樣的解讀在不隨意增減字詞的情況下，大致符合原文的語句形式，然而，前後脈絡所涉及的義理內涵，則可進一步論述。（參〈佛性說的中國化問題——吉藏到法融的無情有性說之轉向〉，頁70）

首先，一般所認為的「空」與「智」，具有較為超越相對的意義，然而，當與「不空」與「不智」形成相對概念時，就必須了知到「空」與「智」尚可指涉超越對立的「空、不空」與「智、不智」之意涵，藉由將對立的兩組概念排除，而得以呈現出「空」與「智」的真實意義，亦即不執著、陷溺、依附在相對的任何一方，這樣的道理，稱之為「聖中道」。

其次，「空」與「智」是吉藏藉由中道立論的舉例，依據於吉藏所徵引的《大般涅槃經》，經中所說「空」，指的是一切生死，亦即處於生死的虛妄狀態；「不空」則指「大涅槃」，而「大涅槃」意指「我者」，因此，不空意指將大涅槃認定為真實不虛的情況。有據於此，「除空」，應理解為排除生死輪迴的虛妄狀態；「除不空」，則指排除將「大涅槃」視為真實不虛的認定。進一步推論，由於認定生死輪迴為虛妄，此是「斷見」(*uccheda-drṣṭi*)，故「除空」，才能遠離斷見(斷邊)；認定大涅槃為真實不虛，此是「常見」(*nitya-drṣṭi*)，故「除不空」，才能遠離常見(常邊)。²⁶「除智、除不智」的道理則以此類推。由於「智」可見空與不空，但如果將智視為真實不虛，則若入常見，故須除智，亦即除常見；如果將不智視為即是虛妄不實，而忽略了應以中道看待不智之意義，故須除不智，亦即除斷見。在此即可看出吉藏如何以不二的方式，不斷排除對立的兩端，以使如此正確的觀念，累積成為菩提道修行的資訊與資糧。

第三，藉由消極面排除兩端的對立，另一方面，就從積極面入手，指出當任何可能的相對概念都排除之後，將透顯出最能表達佛性的意義，就是「第一義空」，亦即第一義空可以用來指稱佛性的內容。第一義空所指涉的，就是不再看待、認定任何對立的情形。如果要給予一個名字，由第一義空所指涉的佛性，或可稱之為「中道佛性」。而此中道佛性就成為有別於前十一種說法的第十二種解釋。

雖然以第一義空解釋佛性，是最為合理、最能表達佛性的意義，然而，一旦有語詞、概念的產生，就有可能造成相對、限制、不夠透徹的情

²⁶ 關於吉藏除空與除不空的觀點，筆者原是以《阿含經》對於常見與斷見的觀點解釋吉藏的說法，忽略了吉藏所徵引的《大般涅槃經》之意義，特此改正。感謝審查人所提供寶貴的意見！

形，畢竟沒有任何的語詞，可以完整、全面地指涉出一個對象的內容。在盡可能達到語言的解釋效力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理解到語言的侷限，才能在使用之後，認知、達到語言所無法顯示的境界。吉藏進一步論述：

但，「中道」義難識，具如〈二諦〉中辨。²⁷ 非中、非邊，不住中、邊，中、邊平等，假名為中。若了如是中道，則識佛性；若了今之佛性，亦識彼之中道；若了中道，即了第一義空；若了第一義空，即了智慧；了智慧，即了《金光明》諸佛行處；若了《金光明》諸佛行處，則了此經云：「光明者，名為智慧。」²⁸ 若了智慧，即了佛性；若了佛性，即了涅槃也。²⁹

正由於「中道」的意義，如同所有被指涉的對象一樣，難以完整、全面地把握、辨識，因此，要能夠盡可能地理解中道的意義，就必須不斷地排除對立的兩端，既不能將中道視為與邊見（*antagrāha-dṛṣṭi*）相對的，執中道為實有的意義，也不能將中道視為與實有相對的邊見的意思。這樣的中道義，並不是條列幾個項目、本質就可以概括，所以無法再以什麼樣的概念限定，說出中道就是什麼意思，而是只能借用最為適合的語詞，權稱此一意義為「中」，亦即中或中道，是「假名」施設而出的概念。理解到這個地步，連帶地可以知道，佛性亦是要表達覺悟的根本時，所假名施設的概念，³⁰ 而所有的概念皆不足以完全地顯示佛性的內容。據此而說明佛

²⁷ 此處吉藏自謂《大乘玄論》卷 1 論「二諦義」的困難之處，也是採取的相同的論述方法，這或許也可看做吉藏以一貫的方法，運用在各種課題的討論上。

²⁸ 語出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佛言）「復次，『依義』者，『義』，名質直。質直者，名曰光明。光明者，名不羸劣。不羸劣者，名曰如來。又，光明者，名為智慧。質直者，名為常住。」（CBETA, T12, no. 374, p. 402a）

²⁹ CBETA, T45, no. 1853, p. 37c。

³⁰ 相關的論述，亦可見《大乘玄論》卷 3（吉藏）答：「至論平等佛性之理，非空、非不空，非有、非不有，非法性、非不法性，非佛性、非不佛性也。」

性的意義，可以是無限地開放、關聯於其它的概念，乃至於修行的項目與內容。如果大致把握住這個道理，第一義空、智慧、諸佛行處、涅槃等，就能一路通達地理解進去。

四、以「不二中道」理解「佛性」所要導向的修行目的

上一節論述吉藏如何以不二中道顯示出佛性的意義之過程，所提及的三菩提中道種子、智慧、諸佛性處、涅槃等概念，可以粗略地看到《大乘玄論》卷3所要指出的目的，亦即除了語言上的釐清之外，如此造論辯破前人以凸顯真理，是要幫助世人導向佛教修行的道路。

就佛教而言，不論修行的過程出現何種次第、境界，終究仍是以導向成佛為目的。有趣的是，吉藏雖特別重視以不二中道透顯佛性的意義，指出了成佛的重要性，然而，在卷第三中卻有著不少關於解脫³¹、涅槃³²，以及三乘的修行道路之討論，似乎意味著並未否定成佛過程的各種次第，或可視作吉藏雖以成佛為最高境界，此亦為佛教的通義，但卻仍強調解

以一切並非故，能得一切並是。何者？平等之理，以非空、〔非〕有故，假名『法性』。非不空、〔非不〕有故，假名『空』、『有』。以非法性故，假名『佛性』。空、有，非不法性，故假名『法性』。以非佛性故，假名『法性』。空、有，非不佛性故，假名『佛性』。當知平等大道無方、無住故，一切並非；無方、無礙故，一切並得。若以『是』為是、以『非』為非者，一切『是』、『非』，並皆是非也。若知無是、無非是、無非、無不非，假名為『是』、『非』者，一切『是』、『非』，並皆是也……。」
(CBETA, T45, no. 1853, p. 42a-b)

³¹ 「解脫」(*vimokṣa* / liberation)，意指從生死輪迴的煩惱、痛苦中超脫而出。

³² 「涅槃」(*nirvāṇa*)，意指熄滅一切煩惱之火焰。「涅槃」與「解脫」可以視為以不同的概念，指出相同境界的不同面向與角度。吉藏將涅槃解釋為「安心之本宅」，應指當修行達到解脫之後，心態、心境處於安定的狀態，不離「涅槃」較為基礎的意義。參《大乘玄論》卷3：「涅槃者，蓋是安心之本宅，凡、聖所同歸。」(CBETA, T45, no. 1853, p. 46a)

脫，緣覺與聲聞二乘對於眾生有著方便善巧的意義。先從其對於三乘修行道路的論述來看，其言：

問曰：「經常列三乘，不作次二次第，今何以然耶？」

〔吉藏〕答曰：「以佛乘為第一，緣覺為第二，聲聞為第三。此從上數至下，豈非次第耶？」

問曰：「何故作此次第耶？」

〔吉藏〕答曰：「此正判三乘有、無義也。初句，明唯有一佛乘；次句無二、無三，明無餘乘。以唯有一佛乘故，佛乘為實；無二、無三故，二乘為方便也。又，〈普門品〉中，³³亦列佛乘為初，次及緣覺，後明聲聞，與今同矣！」³⁴

此段引文指出，時人問吉藏，何以佛教修行的道路要區分成三乘——佛乘、緣覺、聲聞？吉藏回答，就著境界、層次的不同，可以進行如此的區分。然而，佛教的修行，就是要導向覺悟、成佛，以整條修行的道路而言，可以稱之為成佛的道路，目的即是要成就佛果；在這過程中，依據不同的成果、等級（次第），而顯現為各自有別的修行果位，因此得以暫時以其它的名號來指稱，例如緣覺與聲聞的次第。進而依據《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受教的對象應以什麼身得度，講說佛法的菩薩，就應該顯現為什麼樣的身相，而為受教者說法。

確定修行的導向與目的之後，《大乘玄論》卷第三的「會教門」有著較為詳盡地討論解脫與涅槃的內容，試圖藉由解脫與涅槃概念的釐清，幫助世人產生正確的見解。論述的進路，大致與論述佛性相似，也是從當時

³³ 語出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CBETA, T9, no. 262, p. 57a）

³⁴ CBETA, T45, no. 1853, p. 44b。

其它家的說法入手，辯破之後，再提出解脫與涅槃正確的意義為何。³⁵至於吉藏所認為的涅槃的意義，則大致關聯於佛乘修行的目的之一，就涅槃的原意而言，指熄滅煩惱之火焰，就延伸而為解脫義而言，則指令眾生從生死輪迴的痛苦中解脫出來。試看如下引文：

一乘者，乃是佛性之大宗。……釋名者，唯有一理，唯教一人，唯行一因，唯感一果，故名為一。《法華論》云：「一，謂同義。如來法身、聲聞法身、緣覺法身，三乘同一法身，故名為一。」³⁶ 乘者，運出為義。運出有三種：一者，以理運人，從因至果。如《大品》云：「是乘，從三界出，到薩婆若中住。」³⁷ 二者，以德運人，如《法華》云：「得如是乘，令諸子等，喜戲快樂。」³⁸ 三者，以自運他，如《涅槃》云：「乘涅槃船，入生

³⁵ 吉藏指出當時對於「涅槃」的解釋，概括地可分為「有翻」與「無翻」二家，此處的「翻」，應指依據印度的語言，翻譯成中文的意思。有翻與無翻大致的意思應為應該翻與不應該翻，或能翻與不能翻。「有翻」中可再分為「無為」、「無累」、「解脫」、「寂滅」、「滅」與「滅度」六家；「無翻」則有「佛在西國涅槃，東土無有此語」、「涅槃一名含於眾名，其猶一音含無量音故，一音說法以異類各解」、「涅槃一名含於眾義，故有常樂我淨等」與「涅槃一名不含眾名，亦不含眾義，但以涅槃一名通名諸法，其若先陀波一名四實」等四個原因。關於「涅槃」的詳盡論辯，可參閱《大乘玄論》卷第三的「料簡門」。(CBETA, T45, no. 1853, p. 46a-b)

³⁶ 語出後魏·菩提留支、曇林等譯，《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譬喻品》：「又依何義，佛說三乘，名為一乘？依同義故，受諸聲聞大菩提記。言同義者，以佛法身、聲聞法身彼此平等、無差別故。」(CBETA, T26, no. 1519, p. 9a)

³⁷ 語出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出到品》：「佛言：『是乘，從三界中出，至薩婆若中住……。』」(CBETA, T8, no. 223, p. 259c。)

³⁸ 語出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譬喻品》：「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為無有上，佛所悅可；一切眾生，所應稱讚、供養禮拜。無

死海，濟度群生矣！」³⁹ 40

既然確定佛教的修行，以導向成佛為目的，在成佛的過程，除了自行達到涅槃的境界之外，還必須搭上救度而使眾生涅槃的船，幫助眾生也得以從生死輪迴中解脫出來。此處吉藏廣泛地徵引眾經以證成其觀點，或許可以看做是其通達地理解了佛法之後，發現各部經典之間的道理可以貫穿在一起，至少就修行的部分，就從解脫道的修行，銜接上菩提道的救度眾生。

回到吉藏論述佛性的方法與意義，還需要再回答一個提問，就是之所以能夠藉由佛性意義的釐清，而達到解脫與幫助他人解脫的目的，其理由何在？這時就可以立基於以不二中道的策略論述佛性，呈現出佛性的什麼內容，而得以助成修行的進展。佛性的意義是覺悟的根本，就佛法而言，眾生只要因緣具足而導向修行，就可能覺悟而成佛。不二中道指出了佛性亦是不可被任何語言、概念全面掌握，在認知、修行的過程，須不斷地排除認定佛性是實際存在的對象、概念、實體，而這樣的認定，會造成阻礙解脫的煩惱。就此而論，不二中道在消極面排除這種認定所產生的障礙，在積極面則可以不斷地超越已經達到的境界，一路向成佛的道路邁進。在成佛的過程，排除障礙、救度眾生、培養能力，都是必須完成的內容。吉

量億千，諸力解脫、禪定智慧，及佛餘法，得如是乘。令諸子等，日夜劫數，常得遊戲；與諸菩薩，及聲聞眾，乘此寶乘，直至道場。」（CBETA, T9, no. 262, p. 15a）

³⁹ 語出《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佛言）「復次，善男子！譬如大船，從海此岸，至於彼岸；復從彼岸，還至此岸。如來、應、正遍知，亦復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寶船，周旋往返，濟渡眾生；在在處處，有應度者，悉令得見如來之身，以是義故，如來名曰無上船師。譬如有船，則有船師；以有船師，則有眾生渡於大海。如來常住，化度眾生，亦復如是……。」（CBETA, T12, no. 374, p. 420c）

⁴⁰ CBETA, T45, no. 1853, p. 42b。

藏的論述，雖仍以導向成佛的目的為主軸，然而，達到解脫、涅槃的境界，亦為其相當側重的項目。⁴¹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從交代吉藏的背景開始，整理與吉藏的著作與相關的研究，以吉藏的著作——《大乘玄論》卷第三論「佛性」為主要依據，參酌其它相關的文本，以「不二中道」的論述策略，做為吉藏論佛性，乃至於其它佛學課題的方法。藉由學界研究成果的反思，發現當前的研究成果，鮮少著重於吉藏在修行方面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吉藏的佛學義理與論述方法。因此，藉由釐清吉藏的論述方法，指出之所以如此論述的目的，在於契合佛法的修行。

總攝全文要旨，大致整理為如下三個重點：其一，吉藏以不二中道的方法論述佛性，顯示出佛性不可被任何語詞、概念全面掌握，之所以定名為佛性，乃是假名施設的結果。其二，以不二中道排除了語言上的問題，連帶地解決了修行以求解脫的問題，例如由於語言所產生的障礙、煩惱。其三，吉藏論佛性中，認為的修行目的是成佛，而主要著重於幫助世人達到涅槃，從生死輪迴的煩惱中解脫出來。

本文的構想，還需要更進一步的鑽研吉藏的著作，才能使得吉藏在修行方面的探討，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後續或許可以朝三個方向持續研究：第一，研讀《大乘玄論》五卷，乃至於吉藏的其他著作，逐一檢視其論述的方法，確認是否可以以「不二中道」貫穿其整體思想的脈絡。其二，更為全面地整理吉藏在修行上的討論，是否有面對個別生命問題的方法，或是修行的次第。其三，如果修行的方法可以證實其效用，或實際應用在當

⁴¹ 本文在審查過程中，經編輯委員指正，認為此節所引的吉藏原文，有另一種詮釋的空間，亦即吉藏貶小（乘）揚大（乘）的意味甚為明顯。本文則以為吉藏雖強調佛乘、一佛乘的重要，並且以佛乘做為最終要導向的修行目標，然而，並未因此否定涅槃解脫的價值，或可將涅槃解脫視為修行過程中，暫時、方便的階段。因此附上貶小揚大的另一解釋，吉藏對於三乘的態度究竟為何，實可顯題化，做為一個哲學立場或主張的議題。

前的案例上，或許可以打開與其它學科對話的契機，建立起溝通的橋樑。

【參考書目】

一、佛教藏經

本文佛典引用主要是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的電子佛典集成光碟, 2015 年。

- 《大般涅槃經》, CBETA, T12, no. 374。
《大乘玄論》, CBETA, T45, no. 1853。
《妙法蓮華經》, CBETA, T9, no. 262。
《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 CBETA, T26, no. 151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CBETA, T8, no. 223。

二、中日文專書、論文

- 三桐慈海 1989 〈吉藏の佛性義〉, 《大谷學報》69.3, 頁 1-13。
王志楨 2012 〈智顛與吉藏佛性論之思維方式比較——以「佛不斷性惡」與「中道佛性」為探析焦點〉, 《哲學分析》3.4, 頁 34-47。
中嶋隆藏 2000 〈吉藏教學に於ける「觀心」について〉, 《三論教學と佛教諸思想——平井俊榮博士古稀記念論集》, 東京: 春秋社, 頁 193-210。
朴成文 1992 《吉藏的中道佛性思想方法之研究》, 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明書 2014 〈吉藏的二智觀探究——以《大乘玄論·卷第四》為主要依據〉, 《全球視野下的國學研究——2014 上海國學研究生學術論壇會議論文集》, 上海: 復旦大學中國學研究中心, 頁 258-268。
李勇 2007 《三論宗佛學思想研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余淑芳 2015 〈吉藏語言觀之研究——以《大乘玄論》、《中觀論疏》文本為中心之探討〉, 發表於「2015 年漢傳佛教青年學者論壇」, 新北: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
林明莉 2008 《南北朝佛性思想研究》, 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林悟石 2014 〈佛性說的中國化問題——吉藏到法融的無情有性說之轉向〉, 《正觀》69, 頁 61-117。
悟實法師 2014 《三論宗與中國佛學》,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陳平坤 2013 《僧肇與吉藏的實相哲學》, 臺北: 法鼓文化。

- 陳世賢 1998 〈吉藏對三論學之轉化——以吉藏之佛性思想為中心〉，《正觀》5，頁 59-84。
- 陳世賢 1999 〈吉藏對說一切有部學說之評破〉，《正觀》10，頁 67-107。
- 奧野光賢 1999 〈吉藏と草木成仏説〉，《駒沢短期大学研究紀要》27，頁 11-32。
- 董群 2008 《中國三論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
- 楊惠南 1989a 《吉藏》，臺北：東大出版社。
- 楊惠南 1989b 〈吉藏的佛性論與心性說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哲學論評》12，頁 257-281。
- 廖明活 1985 《嘉祥吉藏學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蔡耀明 2006 〈「不二中道」學說相關導航概念的詮釋進路——以佛法解開生命世界的全面實相在思惟的導引為詮釋線索〉，《臺灣大學哲學論評》32，頁 115-166。
- 藍日昌 2005 〈論三論宗從學派到宗的歷程〉，《世界宗教學刊》6，頁 85-133。

Based on Jizang's *Essentials of Greatvehicle* to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e *Buddha-dhātu* (Enlightenment) Explicated at Non-duality Middle-way Perspective

Lee, Ming-Shu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erms of *Essentials of Greatvehicle* by Jizang in Sui dynasty, Jizang's explication of *buddha-dhātu* (enlightenment) is reviewed and inquired. Middle-way is Jizang's means to discourse enlightenment and to accomplish the *Essentials of Greatvehicle*. In other words, this can be named Non-duality Middle-way as known as a concept that combines both non-duality and middle-way. This tells how Jizang strived for exclusion of errors and inclusion of right views on the passive and active sides, respectively. Jizang's means to discourse enlightenment applies to review of the purpose of the enlightenment explicated at Non-duality Middle-way perspective, which aims at not only achievement of "Honor the Right and Batter the Wrong" stated in *Essentials of Greatvehicle* but also helping people exterminate vexations to achieve the state of liberation and nirvana after explicit display of the "Right".

The paper contains the following 5 sections. Section I (Introduction) presents the theme, literature basis, context, discourse architecture and estimated achievements. Section II (Reflection and Direction of Previous Studies) proposes why investigation is worthwhile via reflection on previous studies and further presents a promising developing direction with deliberation. Section III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Embodied by Non-duality Middle-way) st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enlightenment in lights of

Jizang's Non-duality Middle-wa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definition of both Non-duality Middle-way and enlightenment. Section IV (Comprehension of Enlightenment's Purpose for Achieving Buddhism Training Explicated at Non-Duality Middle-way Perspective) pinpoints Jizang's discourse that teaches th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methodology and purpose in relation to Buddhism discipline with his theoretic construe in association with his dialectic form. Lastly Section V (Conclusion and Prospects) depicts the highlights and proposes the future direction for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Jizang, Middle-way, Non-duality Middle-way, *buddha-dhātu* (enlightenment), *Essentials of Greatvehicle*